

天一

文化研究

范钦评传

袁慧著



宁波出版社

天一文化研究

范钦评传

袁慧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钦评传/袁慧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2

(天一文化研究)

ISBN 7-80602-700-9

I.范... II.袁... III.范钦(1506~1585) -评传
IV.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349 号

书 名	天一文化研究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王伯城
封面设计	陈 杰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00 千
印 张	56
版次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02-700-9/G·322
定 价	(全套四册)120.00 元

自序

数年耕耘,《范钦评传》终于成稿。

1996年是天一阁建阁四百三十周年,我馆举办一个“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有四十多位全国各地著名学者莅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也有数十篇,后汇集成《天一阁论丛》一书,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会议筹备期间,本馆要求有关专业人员尽可能都提交论文。我想明清以来研究天一阁藏书文化的人不少,而专门研究范钦的却寥若晨星,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个空白,必须补上这一课,还是选择研究范钦这个课题吧。于是我立即动手搜集素材,构思篇目,就在1996年那次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知人论世话范钦》,从此启动了本书的撰写进程。

写《范钦评传》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关史料实在太匮乏了,不但在《明史》中找不到他的传记,连附传也没有。其他如王鸿绪的《明史稿》(此稿大部分为万斯同执笔,仅列传部分就有205卷)、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麟的《明书》以及近人印鸾章修订的《明鉴纲目》,等等,均缺少有关范钦的记载;只有《明实录·世宗卷》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述。

从目前的情况看,范钦史料的主要来源仍是依靠地方史志的记录。最早见于李邕嗣(号杲堂,1622—1680)的《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兹后康熙《宁波府志》(康熙十三年和二十二年两次编纂,均为

钞本)、雍正《宁波府志》(知府曹秉仁领衔主修、鄞人万经等编纂)、闻性道纂修康熙《鄞县志》、蒋学镛编纂《鄞县志稿》以及鄞人董沛、徐时栋等编纂的光绪《鄞县志》等均收有此传。但是内容陈陈相因,大同小异。其中最详细莫过于由冯贞群先生补注光绪年间编纂的《鄞县志·范钦传》。我们应该感谢冯先生——这位潜心于版本目录和古籍校勘的藏书家(他的“伏跗室”藏书十万余卷,最后均捐赠给了国家),他为《范钦传》所作的补注要比原文多出好几倍,而且材料选辑得体。经过他这番苦功,使范钦的形象逐步清晰起来。但《补注》中仍偏重于版本、目录、印章等方面内容。

学术界对天一阁的评介论述著作为数不少,如黄宗羲、全祖望各自所撰的《天一阁藏书记》,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黄家鼎《天一阁藏书颠末考》,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季崱《评〈天一阁藏书考〉》,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以及近年来发表的如来新夏《再访天一阁》、余秋雨《风雨天一阁》,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新的视角,用不同风格抒发各自的感受,写下了可供后世传颂的佳篇;骆兆平老师积多年心血写成的《天一阁丛谈》(以下简称《丛谈》),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天一阁的翔实可靠资料。人们一般都知道范钦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是天一阁藏书楼的缔造者,而对范钦的为人,他的政治抱负、从政业绩、抗倭功劳、诗文和书法艺术造诣,以及在出版事业上的贡献(当时称为“刻书”、“雕版”),往往被其藏书盛名所湮没,不甚关注。史籍记载对范钦亦似欠公允,特别在官修史籍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骆兆平老师在《丛谈》中简明扼要系统地介绍了范钦的生平及建树,据他平时谈及,他的考证和论述留有余地,以鼓励后人进一步开掘。另一方面,对范钦功过评说,历来颇有歧议,而要澄清事实、辨明是非,是一件很费精力而又不易讨好的事,所以许多人都走了捷径——详其藏书业绩而回避了其他方面的考证评论。

现在盛行网上查找资料,我试从google(搜索引擎)、sine(新浪

搜索)、criticism(学术批评)、gouge(国学)和学术交流、中国学术城等网上去查找,能查到有关的资料,亦只是非常一般性、常识性的东西,而且绝大多数局限于介绍藏书文化和天一阁古往今来沿革变迁的记述,对撰写《范钦评传》来说,实在是不够用或根本不管用。所以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范司马本人著作和同时代人著作入手(特别对范司马的原著,不是一般的浏览,而是精读熟思),参以族谱以及天一阁旧藏的明代方志和新增收的各地新编方志(天一阁旧藏明代地方志在国内外是首屈一指的,而新增收藏的各省、市、县新编地方志目前亦达2000余种),再向本馆内一些资深老同志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天一阁情况及新发现的资料,包括天一阁散佚藏书的访归,阁中文物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情况,他们知之最详),又与国内一些著名图书馆(古籍部)开展一些馆间交流,每次能获得一点零星的新发现,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范钦评传》共分二十三章:第一、二章是写他的青少年时代。范钦出身于一个寒儒之家,没有门第光环和荫袭,也没有受业于什么名师,只有曾任县学训导、教谕的祖父、叔父在学业上给予过有限的帮助,因此,他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初步成就,主要是靠他本身超越常人的勤奋努力所获取的。二十七岁时中了进士,成了一个州的地方长官——知州,并且能关心民瘼、公正执法,初见政绩。第三、四两章记述范钦踏入仕途不久,血气方刚,敢于碰硬,与贵戚豪贪郭勋展开斗争,几乎使他冤沉诏狱;昭雪出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仍是锐气未消,竟敢阻止权臣严世蕃强占公地的不法行为。第五至十一章,主要叙述范钦在十余年的宦途中,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除南北直隶外,全国省一级行政区仅十三个),而且任职之处,都是边陲重镇,海防要地,不少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处之地,可见当时的朝廷是将范钦视为能员干将来任用的。第十二章是花较多的笔墨来叙述的一篇,那时范钦奉命在中南和闽粤地区进行抗倭抚民,他是赣、闽、粤、湘艰苦卓绝抗倭斗争的组织者、领

导者和指挥员。第十三章记述他功高遭忌,削职回里的过程。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记述范钦致仕后对自己生活的重新安排,继续完成自己的毕生追求和爱好,建造天一阁藏书楼,并对藏书如何久聚不散问题作出缜密的、长远的考虑;除此之外,他继续关心抗倭大业,推荐和表彰地方上的循吏良将,关注家乡的农田、水利以及教育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作用。此外,又述及他在刻书(古代出版事业)、书法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评析他的处世和交友之道,使读者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走近范钦,了解一个真实的范钦。最末一章是评析范钦在离开人世前所作的一篇仅六十二字的短文——《自赞》,看看评传主人翁是怎样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进行自我总结和评价的。

文中叙事,基本上按时间为序,使读者可以沿着范钦走过的足迹,找到史事脉络,以及了解其时代背景。

附录共有五篇:首篇是对历代方志中《范钦传》进行标点和续评续注。这里面既保存了前人所写的《范钦传》原貌(包括前人的注解),再加上本人的续注续评。其次是范氏家族谱系简述。因为天一阁自建立后,历时四百多年,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除了范钦有创建之功外,他的传承者同样功不可没。整部家谱读起来太烦琐了,故而化繁为简,编成一篇《谱系述略》,使读者能从中大体上了解到范氏的世系脉络。其三是《范钦年谱简编》。这份年谱约有两万字,是投入了较多精力搞成的。我试图将现在能查到的有关范钦重要活动、事迹和史料,按年份次序排列,把它们凝聚在年谱上,使它一目了然,易查易用。如果你是一位对天一阁藏书和范钦事略研究有兴趣者,一定也会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书来使用的。第四篇陈述范钦特别收藏的一本书——《奏进郭勋招供》,此书史料价值很高,是国内外的孤本,因在《评传》中不能占过多篇幅,故作为附录收入,以保存宝贵史料。最后一篇附录是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

但是我也感觉到该书存在着一些比较易见的不足之处,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和连贯性似乎差了一点。因为每篇内容都有一个中心和重点，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视角去审视范钦，而且是在1996—2003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某些篇章还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从独立成篇的要求来说，有些事情当时不得不在文中交代清楚，可是一旦结集出版，尽管我在合成书稿的时候曾加以认真的清理和删节，仍不免有某些重复的痕迹。

其次是由于史料和资料的缺乏，受它的限制，在叙事和评论方面难免有详略失当的地方——能寻觅到资料的地方，叙述就详尽一些；资料稀缺的地方，述评也只能从简从略了。

第三是对沙里淘金而获得来的某些资料往往舍不得割弃。其实资料是要经过比较、鉴别和去伪存真的，举一例来说，我在编《年谱》时，从明刻本《袁州府志》查到，嘉靖二十二年时范钦还在袁州知府任上，而另一部新编的《宜春市志》卷三十三（南海出版社出版）却说，那时候的知府是徐贞。我再查明嘉靖刻本《袁州府志》，并把有关书页抄录下来，明明写着嘉靖二十二年知府是范钦，这个《袁州府志》是当时所修，严嵩作序，因此其可信度当然比数百年后的排印本为高，于是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前者。可惜这种比较的方法用得太少了。

我仅是一个从事古籍图书文献整理与保管研究的普通工作人员，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要写好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传，一要靠资料的搜集和精选，如果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可靠史料作基础，任凭你写得多么生动感人，那只能是写历史小说，而不是人物评传；二是要有一定的原创性见解和史料发掘上的新收获（不敢轻言“突破”，至少应要求有新的收获）；三是要知人论世，尽可能把传主放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要凭个人主观好恶任意拔高或贬低；基本做到了这三条，就不会陷入“人云亦云”和“述而不作”的通病。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即所谓“知人论世”。对于范钦,亦应无例外地补上这一课。本人撰写《范钦评传》就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今试以钩稽史料和考证源流为手段,以史实为依据(即以史籍记载作基础),按时间顺序史论结合评述之;因此,能找到史料时则详,缺乏史料时则或略或缺,不作虚构和想象。

我热切盼望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关心本书的读者,随时予以帮助指教,我一定会抱着诚恳、虚心和感激的态度来对待和接受的。

袁 慧
2003年10月

其。在購書不會自道擇竟過某尚未發覺而金剛里忽收呈三卷手》諸公貴,到來圖一舉,由真音的夫麻眼室,錄出長卷吳星樺資更限章五及海新和平二十二卷書,既查《志補世資》本條即从,十(新出并端出新南)三十三卷《志市春宜》由蘇漢臨一民而,士升補職平,《志補世資》本條載嘉興查得外,貴州吳福順領到和那,如草(補个道,為諸縣館版平二十二卷嘉善書即即,來不乘姓頁計共音既言平百葉出然出更音其其因,有升端平,劉河補治县《志補世資》若武的錄出轉互計回。答前丁君茲就回錄天學呈干,高改本項轉的丁少太得用入升工能普的交隨習局已照盤端文計圖器古事从个一呈另非資靠要一,并將館曆人史記个一設設要,既會科中升工利庚人,員升,臉呈升林史輩回由就倉同坤疏併登言送果成,越計研案數的排,并將傳人呈不而,將小史田記县册只耶,人勉能主公卷習已將混案“言登類不)茲功錄的士議式轉史時補具封隨題的室一育要呈二章主并世讀下公,折价人候要呈三:(楚的館薛音來要而少至,“鄉親錄主人个設要不,借將的位其或命出升,里就利史記个職和治的味“云亦云人“人謂合不部,茶三及丁候端本基;却須距离要意升慈以呈?平而人其賦不,并其好,有其際”;曰千孟。薛面館“斗不而形”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一、髫年秀才,弱冠举人,青年进士	(3)
二、关心民瘼,公正执法的年轻州牧	(7)
三、与皇亲国戚权臣郭勋的斗争	(9)
四、在袁州知府任上的建树	(13)
五、擢升九江兵备副使	(17)
六、出任民族共处之地广西布政使参政	(19)
七、奉旨调往东南沿海福建	(22)
八、又赴西南边陲	(25)
九、升任“九边重镇”陕西左布政使	(27)
十、身居墓庐守孝,国事未敢忘怀	(29)
十一、奉命主中州省政、学政	(32)
十二、赣闽粤抗倭组织者和指挥者	(33)
十三、功高遭忌,被劾回里	(41)
十四、东海“三司马”	(45)
十五、东明草堂·天一阁·宝书楼	(53)
十六、成为藏书家的主客观条件	(59)
十七、范东明一生主要著作以及编纂刻印之书	(70)
十八、从《自书诗翰卷》管窥范钦的书法艺术	(77)

十九、推荐亲民循吏,表彰抗倭良将	(87)
二十、范东明的择友之道	(91)
二十一、解读范钦撰文的六篇碑记	(97)
二十二、范侍郎对身后事的安排	(105)
二十三、透过《自赞》看范钦对人生旅程的自我总结 和评价	(110)

附录

(1) 附录一:对《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及雍正乾隆光绪三种 志书中《范钦传》的标点、考证和续评续注	(119)
(1) 附录二:鄞西范氏谱系述略	(135)
(2) 附录三:范钦年谱简编	(153)
(7) 附录四:范钦特别重视收藏的珍本之一 (9) ——明嘉靖刻本《奏进郭勋招供》考评	(180)
(8) 附录五:主要参考书目	(193)
(17) 后记	(197)

绪论

范钦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卓有成就的藏书家之一，早在数百年前已有定论。尤其在清帝弘历(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之后，专为庋藏《四库全书》所建的文溯(北京紫禁城内，后藏书被运至台湾)、文源(北京圆明园内，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毁)、文溯(沈阳故宫内，20世纪60年代为考虑战备，藏书曾迁甘肃省兰州市)、文津(承德避暑山庄内，其存书于1915年运回北京图书馆即今之国家图书馆庋藏，是惟一的一部原架、原书、原函存放保管的《四库全书》)“北方四阁”和稍后建立的文宗(原建于镇江金山寺，咸丰三年毁于火)、文汇(原建于扬州天宁寺，咸丰四年毁于火)、文澜(杭州孤山圣因寺改建，藏书多有遗失，经多次搜集补钞始补齐)“南方三阁”，均仿照天一阁模式营造，使天一阁更享誉海内。

尽管从现象上看，今日天一阁已远非昔日范氏天一阁，范氏原藏书仅占阁藏善本的三分之



照天一阁模式营造的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

一,天一阁管理再也没有范氏的后裔参加,但笔者认为仍应归属家族图书馆的范畴。理由是:今日天一阁藏书楼仍保持数百年前的原貌没有重建过;藏书最珍贵部分主要还是天一阁原藏书(如明代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科举录、明人著作白棉纸抄本等);后来续增之书,多系地方上藏书家捐赠,性质上只是家族群扩大而已。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祖国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对天一阁派员管理,对阁藏善本进行抢修、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和交流,但仍把它独立保存、保护。另一方面,武汉大学黄宗忠教授等六位专家查研了大量资料,世界上1566年以前(即天一阁创立之前)建馆迄今仍保存的272所图书馆,涉及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俄罗斯、日本、埃及等数十个国家,经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宁波的天一阁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在亚洲,具有四百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一直连续发展,从未中断重建,一直保持原貌原样的独立实体图书馆,就只有天一阁一家了,它已是亚洲最古老的(家族)图书馆了。”两家早于天一阁的现存家族图书馆均在意大利,一个叫马拉特斯塔图书馆(Biblioteca Malatestiana),1452年建立;还有一家叫美第奇家族图书馆(Biblioteca Medici),约建立于10世纪中叶(见黄宗忠等所著《论天一阁及其在世界图书馆史中的地位》一文,收于宁波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天一阁论丛》)。今日,国际上的图书馆界均承认范钦创建的天一阁是现存的亚洲最早的家族图书馆。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他的生平,按时间顺序,分章论述如下。

一、髫年秀才，弱冠举人，青年进士

正德元年九月十九日戌时，即公元1506年10月晚上10时，一个男孩在宁波府鄞县望京门外后莫家漕一个姓范的读书人家庭诞生了，他就是以后成为兵部右侍郎和杰出藏书家的范钦。

虽是读书人家，范家却并不富裕，只能算是一个寒儒之家。范钦的父亲范璧，读了一辈子书，却没有博得过半点科举功名。然而为什么要把范钦的家庭归入“世代业儒”一类呢？这得从他的上代世系说起——北宋末期徽宗年间，湖北邓城出了个进士范宗尹。没有多久，金兵铁骑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两帝及数千宗室、嫔妃宫女和不少大臣都当了俘虏，宫中数不尽的珍宝、古董、金银以及版籍图册，一古脑儿被掳往金国的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赵构在临安建立起偏安于长江以南、仅有半壁江山被后人称之为“南宋”的朝廷。范宗尹追随高宗赵构南下，逐步当上了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大官。宗尹有五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范公麟，他与父亲一起扈驾南下，到南方娶了丞相魏杞的妹妹为妻，因魏丞相一家住在鄞县，所以就选择在鄞县定居下来。宗尹的大儿子公麒仍居住在湖北邓城，第三个儿子公骥迁居至湖北枣阳，另两个儿子搬到天台仙居定居（范氏家谱中没有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所以无法查考）。宗尹的第二代只有公麟跟在身边，其余都四处分散了，这大概与金兵南侵造成的战乱有关。公麟实际上是迁甬范氏的第一代，然而他一定要推崇其父宗尹为始祖，自己就退居为第二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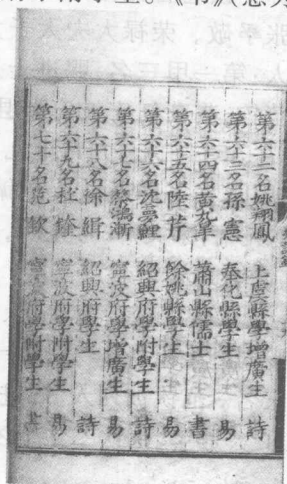
从宗尹算起，到范钦之父范璧为止，共传十五世，有名的人物

不多：其间取得进士功名的只有一人，中举人包括被选拔为贡生在內一共也只有三人，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两人，担任过大小官职的，官衔均在八九品以下的亦不过九人。但是范家世代都始终选择了走科举成名的道路，就是范门女子也大多嫁给府、县学的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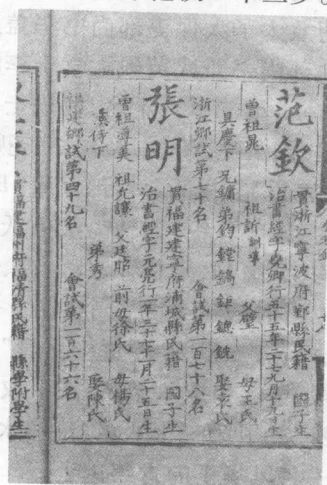
范钦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祖父范訢的教诲和熏陶，一边在私塾就读，一边由祖父对他进行家教，因此在经学和策论等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可惜到了十一岁那年（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曾经担任过县学训导的祖父抛下了自己最钟爱的孙儿离开人世。幸好范钦还有一位叔父范瑀（字伯良，号詡庵），比他年长十九岁，是一位资深秀才、府学生员，谙熟科场八股文考试那一套，主动对侄儿范钦负起了课艺的辅导责任。实际上范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不属于聪颖早慧，也没有名师指点和师承渊源，主要还是靠他自己的勤奋努力。这孩子有个非常可贵的秉性，即具有常人所不及的顽强意志和刻苦精神，立志长大后要施展抱负，为祖国效力。所以他焚膏继晷孜孜不倦攻读四书五经，还旁及其他书籍。家中书籍不够，就设法到同邑藏书家那里去借，借不成就到那儿去读、去抄，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月湖碧沚，有着四百多年藏书历史的丰氏万卷楼，更是他向往之地。他也暗暗下决心，日后如有条件，也要像丰家那样藏书万卷，建立一个自己的藏书楼。他虽然不喜欢八股文那一套，但为了应付考试，也不得不弄通八股的规范程式。

1521年，性喜巡游、嬉乐无度的武宗正德皇帝突然驾崩了，年仅三十一岁。他死后无子，朱厚熜以堂弟入继大统，这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之初，倒也颇有点振作的样子（后期就不行了，迷信道士方术，将近二十年没有上朝），除掉一些专权误国的权臣，精简了军中的冗员——将校、匠役共十余万人；另一方面，他紧抓开科取士这个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最主要途径，无论是县里的童生报考秀才的院试，省里三年一科考取举人的乡试和京城里三年一届的会试、廷试，都进行得很正常。那时，正值髫年的范钦，就携着考

篮正襟危坐在天宁寺西侧的贡院里（今宁波市中山西路与孝闻街交会处），聚精会神地在作试卷答题。由于他功底扎实，院试告捷，“髫年补博士弟子员”（《范氏支谱》，民国抄本。“髫年”原义为幼儿，此处指青少年）。就是说范钦不但中了秀才，还获得了进入府学进修机会。嘉靖七年（1528），范钦带了干粮、盘缠——他不可能像富家子弟那样有仆人跟随，而是约了几个比较清苦的生员结伴同行——搭舟车渡曹娥江和钱塘江，到达省城杭州，参加戊子科乡试。考试官们阅读了范钦答卷以后，认为他的文章文辞古朴，内容翔实，关注国是，是一个可造就之才，评议商量一致之后，录取他为浙江戊子科第七十名举人。嘉靖七年（1528）《戊子科乡试录》曰：“考试官从仕郎工部给事中陆粲序、承德郎兵部武库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华钥后序，中式举人九十名，第一名姜良翰……第七十名范钦，宁波府学附学生。《书》（意为主治《书经》）。 ”是年范钦二十三岁。



《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录》第七十名举人范钦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进士登科录》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范钦

中举以后，范钦更加废寝忘食、勤勉苦学，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进京参加会试，又中第一百七十八名贡士；紧接着是殿试，他发挥了攻读《书经》的擅长，谙熟历史，在策问答卷中，鉴古论今，深得试官们的好评。当时的读卷官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时等十七人。”范钦被选入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十八名。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会试录》曰：“考试官中顺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张潮序、翰林院侍读学士奉训大夫郭维藩后序，中式举人三百二十名，第一名林大钦……第一百七十八名范钦，浙江鄞县人，监生。《书》。”同年《壬辰进士登科录》（按：“会试录”是会试的排名和记录，中式的叫“贡士”；“登科录”记载的是廷试即殿试的排名和记录，考取的称进士。两者是先后紧接着进行的，实际上是考进士的两个程序，类似初试和复试）则称：“读卷官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荣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时等十七人：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范钦，贯浙江宁波府鄞县，民籍，国子生，治《书经》。字尧卿，行五十五，年二十七，九月十九日生。曾祖晁；祖訢，训导；父璧，母王氏，具庆下（庆下即逝世）。兄镛，弟钧、镗、鎬、钜、鏊、铤。娶袁氏。”（范钦胞兄镛，字文卿，号正所，胞弟钧，字禹卿，号和轩，其余镗、鎬、钜、鏊、铤均为从兄弟）

当时殿试分为三个档次：一甲“赐进士及第”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嘉靖十一年殿试，二甲取八十名，三甲取二百三十三名。范钦被列入“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三十八名，足够水平线以上了。是年，范钦二十七岁，是一名风华正的青年进士。